

鏡

中

世



嘉萊爾 著
程鶴西 譯



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

鏡中世界

每冊實價六角

著者 嘉萊爾

譯者 程鶴西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目錄

第一章	鏡裏的房子	一
第二章	活花的園子	二一
第三章	鏡子裏的昆蟲	四一
第四章	第威德篤與第威德低	六一
第五章	羊毛和水	八九
第六章	橢圓的矮胖子	一〇九
第七章	獅子與麒麟	一三六
第八章	這是我自己底發明	一五三
第九章	阿麗思皇后	一八三
第十章	搖着	二二一

第十一章

醒了……

二一三

第十二章

誰作的這個夢……

二一五

第一章 鏡裏的房子

那是真的，小白貓對於這件事沒有一點關係——這完全是小黑貓底錯處。因為在上一刻鐘內老貓正在給小白貓洗臉（並且給牠弄得還不錯）；所以你可以知道牠不能夠參與這件淘氣的事情。

黛那給她底孩子們洗臉的方法是這個樣子：她先用一隻爪兒抓住這可憐的小東西底耳朵，把牠按住；然後用那一隻爪兒在牠底臉上到處擦着，可是方法錯了，因為她從鼻子那裏擦起。方才我已經說過，她是在很用力地給小白貓洗臉，牠很安靜地在那兒躺着，並且打着呼嚕——不用說是明白了這全是爲着牠底好處。

可是小黑貓已經在午後的時候早洗完了，所以當阿麗思盤在一張大靠椅底犄角上，一半兒自語一半兒睡的時候，她正追着一個絨絨線

的球兒，大大地頑耍了一回；這球阿麗思本來把牠纏起來的，不過七轉八轉終於把牠全弄散了，散在地氈上打成許多的疙瘩，小貓就在這當中追着牠自己底尾巴。

阿麗思嚷道，「哦，你這可惡的小東西！」她一邊就捉起牠來和牠輕輕親了個嘴，想讓牠知道人討厭牠了。她帶着種埋怨的意思看着老貓，又接着說道，「實在地，黛那早就該教給你把舉止放好點！黛那呀，你應該，你可知道你應該罷！」說話時裝着很生氣的聲調——可是後來她就又扒回那靠椅裏去了，帶着小貓和絨綫，又開始纏起球來。她進行的可並不很快，因為她不住地說話，一會給小貓說，一會又給自己說。開特（小黑貓）很正經地坐在她底膝上，裝做在看着纏球，隔一會就伸出一隻爪來摸摸那球兒，好像牠很願意能幫點忙似的。

阿麗思又說起來了，「開特，你懂得明天是什麼嗎？假如你會和我在窗戶上望過，你也許可以猜着——然而那時黛那正在洗你，所以你就不行了。我看見孩子們揀柴棍預備放烟火（二）——開特呀，這要好些柴棍呢！但是天這麼冷

（一）Bonfire 爲慶祝什麼事情，在空場燃燒的大火；似非咱們底烟火，

雪又下得這麼大，所以他們就只好停止了，那也沒有什麼要緊，咱們明天看烟火去就得了。」阿麗思把絨綫在小貓底脖子上纏了兩三轉，要看看牠成個什麼樣子：這一來，她一爬動，球儿就又掉在地板上，一碼一碼地散開來。

剛等她們很舒服地又到了椅子上時，阿麗思就着起屋，「你知道嗎，開特，我看了你所作的這些淘氣的事情，我是很生氣的，我真要

打開窗戶把你扔到雪裏去呢！你該受這罪，你這個頑皮可愛的小東西！你有什麼要辯白的沒有？現在可不要攪亂我了。我着往下說的時候她豎起了一個指頭。」『我要把你底錯處全告訴你啦。第一：早晨黛那給你洗臉的時候，你叫了兩回。這是你不能不認賬的，我已經聽見了！你在說什麼？』（她假裝小貓正在說話。）『難道是她底爪兒弄進你眼裏去了麼？好，那就是你底錯，因為你要睜着眼睛；如果你果是緊緊地合着，那就不會有這回事了。現在你也不必辯，好好地聽着罷！第二：當我剛把牛奶碟子放在雪點（小白貓）面前的時候，你咬着她底尾巴把她拖開。怎樣，你渴了嗎？你又怎麼知道她不渴呢？現在，第三：在我不留神的時候你把絨綫球全弄散了。

『這是三件過錯，你還一樁也沒有受罰呢。你要知道，我是想把所有你底懲罰攢着，到禮拜三以後一個禮拜裏——要是他們也把我底

「一切懲罰攢起來呢？」她雖然還接着往下說，可是差不多全是自言自語了，「那麼到年終的時候他們真怎麼辦呢？我想到了那天他們許要把我送到監獄裏去罷。要不——讓我想想看——如果每個懲罰就少給一頓飯喫；那麼，那不幸的日子一來，我立刻就要少五十頓飯喫了！算了罷，我用不着十分擔心！我沒有牠們比喫了牠們要好得多呢！」

「開特，你聽見雪打在窗玻璃上的聲音嗎？那聲音是多麼柔和美妙呵！整像有人在外邊到處和玻璃接吻似的。我不知道雪是不是愛那樹和田地，牠和牠們那麼和藹地接吻呢。牠用白棉被把牠們緊緊地蓋上；也許還說，「睡呀，親愛的，等夏天來了再醒罷。」當牠們在夏天醒來的時候，牠們就全身穿着綠衣服，並且一遇着起風牠們就跳舞起來。哦，那真美麗呀！」（阿麗思嚷着，並且丟下絨線球來拍手。）

「這要是真的那多好呀！我相信在秋天樹葉變得棕黃的時候，樹林看

着就像要睡的樣子。

『開特呀，你會下象棋嗎？親愛的，別笑呀；我是很正經地問你呢。因為我們剛才下象棋的時候，你在旁邊看着，好像你很懂得似的；並且當我說「將」的時候，你就打起呼嚕來了！那一下將得很好，真的，要沒有那粗野的武士走到我底棋子裏去我就許贏啦。親愛的開特呀，讓咱們裝作——』這裏我想告訴你好些阿麗思常說的事情，這些話她都是用她最愛說的「讓咱們裝作」起頭的。她和她姐姐前一天還辯論過好久——因為阿麗思說，「讓咱們裝作皇帝們和皇后們」；可是她底愛講實際的姐姐偏說她們不能這樣，因為她們只有兩個人，最後阿麗思只好說，「好罷，你作其中的一個，所有其餘的都讓我一人當好了。」又一回她把她底老乳母嚇了一大跳，因為突然地她在她底耳朵邊上大聲地嚷道，「乳母呀！讓咱們裝作我是一隻餓狼，

你是一塊骨頭！」

但是一說這個，咱們可就離開阿麗思對小貓所說的話了。「讓咱們裝作你是紅皇后罷，開特！你知道嗎，如果你坐起來合攏你底胳膊，那你就十分地像她了。試一試看，我底好乖乖！」阿麗思把紅皇后從桌上拿下來，放在小貓底面前給牠作個樣子；然而這件事還是沒有辦好，據阿麗思說，最要緊的原因就是因為小貓不肯正確地合起牠底胳膊。爲着懲罰牠一下，她把牠抱到鏡子前邊，讓牠好看見牠是多麼撇扭——「如果你還不立刻放好點，我就要把你扔進鏡裏的房子去。你喜歡這樣麼？」

「現在，如果你注意點，別儘着說話，我就告訴你我心中的鏡裏的房子。第一，你從鏡子裏可以看見一間屋子——牠完全和我們底客廳一樣，不過東西都反擺着就是了。我要上在椅子上就什麼都看得見

——只除了火爐後邊的那一點。哦，我真想看看那點地方呀！我還想知道在冬天他們生不生火；但是你知道除了咱們底火冒煙，然後那屋子裏也冒煙的時候，你永遠說不出來——也許連這都是假裝的，叫人看着好像有火生在那裏呢。再說，那書也和我們底書差不多，不過就是字全反着：我知道這個，因為有回我把一本書拿到鏡子前邊的時候，他們在那屋子裏也拿出一本來着。

「開特，你喜歡住在鏡裏的房子裏嗎？我不知道在那裏他們給你牛奶不給？或者鏡裏的牛奶不很好喝也說不定。但是，哦，開特，現在咱們講到過道了。你就把咱們客廳底門打得很開，也只能瞅見一點鏡裏房子底過道；你所能望到的這一段雖然都和咱們底過道很相像，可是你要知道，再過去恐怕就很不一樣了。哦，開特，如果咱們能跑進鏡裏的房子去那是多麼好呀！我相信那裏有很多美麗的東西呢！讓

咱們裝作有什麼方法能找着一條道進去。咱們就假裝這玻璃已經軟得和紗一般罷，那麼咱們就可以通過了，怎麼回事，我敢說牠現在變作一種霧啦！這是很容易進去的——」她一邊說一邊就不知不覺地上在火爐架上了。玻璃也真溶化起來，整像光亮的銀霧。

一會阿麗思就進了鏡子，輕輕地跳到鏡裏的房子裏去了。她所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火爐中有沒有火，當她看見真有個火在那裏，而且照耀得和她身後的那個火一樣地光亮的時候，她就非常地快活。阿麗思想道，「那麼我在這裏會和我在老屋裏一樣暖和；實在還要更暖和一些，因為在這兒是不會有人來把我從火邊趕走的。哦，多麼有趣喇，他們看見我在鏡子裏面，可是到不了我這裏來！」

她開始四下地望，她看出所有在老屋裏能看見的東西，都平平常常的沒有多大趣味，但是其餘的東西却是能怎麼不同就怎麼不同。舉

個例說，火爐旁邊牆上的畫兒好像全都活了似的，那放在火爐架上的鐘（你知道在鏡子裏只能夠看見牠底背面），也長得有個小老頭底面孔，還滋着牙向她笑。

「她們沒有把這間屋子收拾得和其餘的一樣乾淨，」阿麗思和她自己說（因為她看見下邊有好幾個象棋子在爐旁的煤渣裏）一會，她很驚訝地喊了一聲『哦』，就爬下看着他們。這些棋子是一對一對地在地下走着。

阿麗思小聲小氣地說（因為怕嚇着他們），「這裏是紅皇帝和紅皇后，白皇帝和白皇后是在那裏坐在鏟子邊上——兩個城堡胳膊挽着胳膊地走着——我想他們大概聽不見我，」（說着她就把頭放低了一點，）並且我幾乎要相信他們不能看見我。我覺得我好像無形無影似的——」

忽然有什麼東西在阿麗思背後的桌上大嚷起來，她回轉頭去便恰好看見一個白小兵在那裏打滾踢腳；她很好奇地望着，看回頭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白皇后大聲地喊道，「這是我底孩子底聲音！」她很兇猛地從皇帝身旁衝過，把他一下就撞倒在煤渣裏邊。「我底麗麗寶寶呀！我底皇族的小貓呀！」嚷着她就很野地抓到擋炭火的架子上去了。

那皇帝道，「皇族的胡說！」一邊還擦着那摔傷的鼻子。她從頭到脚都蓋了煤灰，所以他很有可以對那白皇后生氣的理由。

阿麗思很想幫點忙，所以當那可憐的麗麗號哭得幾乎要發病的時候，她就趕快地把那皇后給揀起來，放在桌子上她底吵鬧的女兒旁邊。

那皇后喘着氣地坐下：這很快的空中旅行使她十分驚駭，在一兩分鐘內她什麼都不能作，只抱着麗麗沒有說話。剛等她略略復元一點

的時候，她就招呼那惱怒着坐在煤灰裏的白皇帝道，『留神點火山！』那皇帝很不安地說，『什麼火山？』說時他向火裏找着，他底意思好像以爲這是找火山最有把握的地方。

皇后喘息不定地說，『牠把我——給轟——起來了，留神你上來的時候——要走正當的道兒——別叫牠轟起來啦！』

阿麗思看着那白皇帝很慢地從這根欄上掙扎到那根欄上，後來她就說，『唉，要像你這個快法，那還不定得多少點鐘才到得了桌子上呢。我最好還是幫幫你罷，我不應該嗎？』但是那皇帝沒有注意她底問話：看樣子他是看不見她也聽不見她。

阿麗思很和緩地把他揀起來，舉起他的時候也比舉那皇后要慢得多，因爲她怕把他也嚇着了；可是當她將他放在桌上以前，她想他身上蓋着這麼多的煤灰，何妨給他揮一下呢。

過後她說她生平從沒有見過這麼一個面孔，這是那白皇帝發現了他被一隻看不見的手舉在空中，而且還給他揮灰的時候做出來的：他驚訝得喊都喊不出來，他底眼睛和口越來越大，越來越，圓讓阿麗思笑得手几直幌，差點沒把他掉下地來。

她也忘記了那皇帝是不能聽見她的，她大聲嚷道，「哦，乖乖，請你別作出這麼一個面孔呀！你讓我笑得快拿不住你了！別把嘴張得這麼大！煤灰會都飛進你嘴裏去呢——好罷，我想你現在已經很整齊了！」她說着的時候又給他理了理頭髮，這才把他放在那皇后底旁邊。

那皇帝立刻就倒在地下仰着，十分安靜地躺在那裏；阿麗思覺得有點慌張了，她在屋裏走了一周，看是不是能找點水來灑灑他。她除了一瓶墨水以外，別的什麼也沒找着，可是等她把墨水帶回的時候，他已經復元了，正在很害怕地和那皇后小聲小氣地說話——低微得阿